

蒙古人原始思维的若干特征

图·乌力吉

(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 内蒙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文章从思维学视野比较讨论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形成的若干特征、形式以及结构。

关键词: 蒙古人; 原始思维; 逻辑; 游牧文化

中图分类号: B80 **文献标识码:** A

人类思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 然而, 还有很多花朵的美丽之处还尚未被人们发觉。人只有真正地认识她, 才会明了其出众的温馨和芳香。

拙文所要论及的内容不是人类思维发展的总的起源、特征、形式以及结构, 也不是思维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它只是以逻辑思维还远未成熟和非严格化的古代蒙古人的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现状为背景和主线, 对他们(指古代蒙古人)的情感, 理论思维的形式与结构, 尤其对其特征方面想冒然而大胆地做一些探讨。

在人类祖先发详地之一的中亚各地区, 发现了丰富的有关蒙古人的原始社会时期的历史遗留和痕迹。因此, 关于古代蒙古史、蒙古古代文化及原始思维方面的研究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学者和专家。由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 加之有关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的规律、思维形式、逻辑结构及其风格特征等分支领域的研究资料和学者的著述极为罕见, 可以说这一研究仍然处于初级的研究阶段。正因为如上所述的原因, 当笔者要开始着手此项研究时深感力不从心, 并真诚地希望能够得到同行们的意见与指教, 将此研究进一步深化。

1 原始思维的发生

1.1 要想对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的诸特征有个概括性的了解, 应该首先注意蒙古人的发展形成历史。蒙古人的历史从远古的氏族社会开始并经历了曲折的不同的历史阶段, 可以将这一过程划分为石器时代和蒙古草原金属工具(铁器)时代这两个先后不同的阶段。

蒙古原始氏族社会制度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自发发展过程。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反映情况的研究, 只是从有文字记载之后的历史资料当中挖掘和分析是十分欠妥的。关于这个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一书中做了如下探讨和记载: “蒙古人民同样经历了曲折艰难而漫长的历史道路。因为我们蒙古人祖先的历史是从极原始的氏族社会时期开始的。所以, 不从他们的古代历史阶段开始, 忽视当时的历史情景, 只是从文字记载的相当晚期的历史阶段开始研究问题是极为欠妥的做法。现在从该国(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北部边疆地带的阿拉坦布拉格(汉语为金泉)附近和牙格图的南部边境地区的饶冲玛尼吐地带以及乌尔戈淖尔、敖尔汗、托拉、鄂嫩、克鲁信河流域等地分别发现并挖掘出了有关旧石器时代好几个阶段的历史遗迹和文物, 这一发现我们研究和揭示蒙古族居住地区更早的人们的分散居住状态, 文化总趋势及其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脚步提供了可能性”。^[1]可以看出该书中记载的内容为我们运用资料的间接性去研究和探讨还尚未被文字记载的认识历史提出了基本线索。“蒙古部落大约在七八世纪登上了历史舞台”^[2]看来, 我们的研究还必须以比七、八世纪更早期时候的蒙古部落的生活斗争的不完整的松散的行为现状为起点。

关于这一问题蒙古国的马米吉德官布论述到, “从中亚和我国发掘出的新旧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工具(武器), 婚姻种族圣地、墓葬、用品、碑、洞穴、漫画以及蒙古族学者所搜集的民间传说的

宝库为我们对氏族社会时期的人们们的精神文化领域进行科学的探讨和总结提供了初步的条件”^[3]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研究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的最原始的材料根据。同样从《蒙古秘史》中也可以看出在 13 世纪初叶蒙古帝国建立，统一的蒙古民族形成之前蒙古人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史。蒙古族史学家刘金锁在他的文章中阐述到：“成吉思汗祖先第二十二代，蒙古人的历史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同时脱离了狩猎生活而进入了畜牧业文明阶段，居住生活在鄂嫩河源头不儿罕地带”^[4]这一论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揭示了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在理论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文化结构的变迁。即从狩猎文化向畜牧文化的跃进。

1.2 除此以外，蒙古民族的游牧特点也为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的特点形成的全过程提供了非稳定性的理论体系的真实素材。这一阶段虽然和某些学者所说的停滞经济阶段说有些相似之处，但在文化结构方面仍有着自己的特点。多桑《蒙古史》中写到，“这一游牧民族（指蒙古民族）出于其放牧牲畜的需要经常性地流动。某一地带的草场退化时，便携带上蒙古包、生活用品、幼小的孩子迁向新的丰美的草原。每一村落有其自己的烙印，用它来给自己的牲畜打上记号，以利区别，避免混淆。并且，各村落之间草场也有划分界线，都在各自的范围内游牧。”^[5]

我们从对这一远古时代的蒙古人的游牧生活的真实描绘中，可以捕捉到一些了解游牧文化梗概的某些依据材料。了解这几方面的历史背景将是研究和说明很早时期的蒙古人原始思维的特征的历史先决条件。在此虽然对那些历史阶段不做严格划分，但是，追踪当时的历史条件，尽力揭示其行为活动反映的某些特点，用逻辑思维的方法对漫长历史过程的具体反映做一些推断，这将是笔者的基本意图和用意。

1.3 古代蒙古人的思维的发展是劳动实践的结果，并经历了缓慢的变革过程。他们的初级形式的知识便是会制造工具并将它运用到生活中去。蒙古人通过狩猎和游牧生活过程中经验的多项简单重复，观察到昼夜的更替，气候的变化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到了人类生活和大自然的有机联系的规律。这在古代历史条件下是认识所迈出的难能可贵的一步。可以推断，很久以后在蒙古人中选留下的“天气变化牲畜早归栏”等简单的逻辑判断很可能是从那时开始萌芽形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蒙古人识别了树木、石头、工具等的特征，所以能够不断改进生产工具、不断改善着和周围生活环境相适应的生活用具。这一点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那样，“人类文化遗产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自然条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6]

古代蒙古人开始狩猎和游牧，不仅战胜了饥饿，而且还在饲养牲畜的过程中把接触和观察自然气候的范围扩大，掌握了从数和量上把握事物的技能。《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写到，“蒙古地区的古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该地区的自然条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看出蒙古人的精神及相当原始的思维发展是在和自然接触的过程中深化到了更能认识自然的自觉的发展阶段。这虽然不是逻辑思维本身的活动，但可以说在某种方面提供了进一步深化观念活动的要求。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一书中进一步阐述到，“推断生活在自然条件下的蒙古人的当时的生活情景（状况），似乎已摆脱了猿人部落达到了自觉人的水平”。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由于古代蒙古人在直接地观察着自然界，因而有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然而又由于间接思维着一种自然能力的影响之缘故，其思维有明显的“朦胧原始思维的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讲，米吉德官布提出了符合当时内容和形式上的理论过程还尚未显露的历史条件的推断性意见，他说：“氏族社会时期的人思维发展一方面有着直接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的相对合理性，另一方面由于错误地理解了自然力的影响又有朦胧性”。^[7]

1.4 纵贯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也就是科学、艺术、哲学之发展史，在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思维在如实反映着客观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或其运动规律，与此同时在促进科学，艺术和哲学的发展。反过来，科学、艺术、哲学的发展也在为人类的思维提出更高的要求。正是在这一循环往复的变化过程中，人类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并拓展和丰富思维对象，发展丰富思维结构，揭示出思维的特点和来源。随着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人类思维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况且，思维在其发展飞跃的某一阶段，对当时的历史和社会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可以说，人类的任何物质财富和精神产

物都是思维发展的结晶。正因为这一道理，在研究和探讨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的逻辑结构的整个过程中，必须以其发展的历史方位及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为出发点。恩格斯说：“某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并且有各自不同的内容”。^[8]因此，研究和探讨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时有必要追踪当时的社会历史的脚印，对其进行精确划分和理论上的加工

2 原始思维的定义

2.1 原始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全过程中的最初阶段

考察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特点，呈现着从原始人的思维到现代思维的自然连续的有机过程。因而，普遍地探讨古代人的思维机制、思维能力、结构、形式或特点，以及古代人类思维发展的阶段性过程 and 如何向现代人的思维发展的过程，对我们揭示和把握人类思维发展的环节或规律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对于理解某一种族思维发展的独特内容和根源也有密切的联系。

2.2 原始思维指的就是原始人的思维

关于这一概念宝音巴图做了概括性地定义：“原始人的思维就是原始思维，认为任何事物都隐藏着不可琢磨的秘书的思考方法是古人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9]古代蒙古人认识和把握自然有着特殊的思维方法和风格，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上虽然处于低级层次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进程和发展阶段，承担着满足现代思维的性质和形态的任务。由于还只是人类幼年时期的原始思维，因此和书本上用文字符号记载的历史截然不同，虽然没有象现代思维那样成熟，但却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思维体系。这一思维体系和文明时代的思维形态完全不同，成为文明时代各种不同思维体系萌芽的温床，维系着整个人类思维的火种。古代人和文明时代人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同样，古代人的思维和文明人的思维之间也不存在不可超越的界线。在蒙古人种思维发展的长河中可以看出，现代蒙古人的任何一种思维的起源和特征都是在蒙古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中孕育发展起来，这一点正和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序》中所说的那样：“这一切将是古代种族的特点”。^[10]

3 原始思维的特征

3.1 古代蒙古人的原始思维有具体形象化的特征

古代蒙古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很低，这一点和其他种族基本上相同。大概没有概念和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而是接近于前逻辑和原逻辑阶段。他们对事物只是在观念上凭借经验的简单重复来认识的。在古代蒙古人的原始思维中更没有稳定的逻辑性。他们的原始思维大致上离不开对事物形态的反映，只是理解感觉的具体形态，直接描写事物的外部形态或外部联系，在直观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形态进行思维。例如，从古代蒙古人石器时期的化石和旧石器晚期最后阶段有关的工具可以看出，石头是他们在生产中必须接触的东西。在当时，石头是唯一可能的生活媒介。以石头为加工对象，对其进行加工制作的过程大大提高了人们生活实践的水平。我们只能认为在这一阶段古代蒙古人只是在观念上直接描写各种物质的具体形态，还远未达到用概念的思维形式去定义事物的水平。可想而知，对他们来讲，事物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难以把握和理解。

古代蒙古人由于能够以石头为武器，所以产生了狩猎活动，大大加快了生活的前进步伐。在学会饲养，宰杀野生动物的生活进程中，认识到了人的生活 and 动物自然界之间的永恒关系，开始感觉到早晨太阳升起之后气温变暖等自然现象。但是还不会做诸如“太阳有热量”(S 是 P)等逻辑判断。由于符号语言还没有产生，语法方面主语谓语的位置还没有稳定形成，所以不能具体地认识所接触到的各种事物。对其发展变化的认识也经历了极为缓慢的过程。古代蒙古人不仅不能具体地认识主语概念，而且对说明主语内容的谓语概念也不能理解。古代蒙古人能够感觉和理解某野生植物的毒性，却不会做诸如“某种植物是有毒的”(S 是 P)逻辑判断。并且是在吃到某种植物中毒后肚子里感到绞痛的同时结合自己的感觉进行思维的。或者，结合思考几种感觉形态(日出天气变暖)或联结更多的感觉形态(狼的声音，狼的形象、狼吃牛)从观念的角度进行模拟思维。当然，最初的感觉也是观念的东西。在当时，以此为桥梁，沟通和交流信息。在开始时，把它看成了某种物质形态，这当然是离复杂的语言形成以前的事了。充当思维形式的是手势，对某种动物叫声的模拟发声甚至

是具体物质。感觉形式的过程虽然这样简单，却起到了物质信号和单纯符号的作用。在当时其内容仅限于共同生活的同一种族或氏族内部相互间的信息交流，关于这一点，很晚些时候流行的原始寓言中也只是经历了思维形式的协同阶段性过程，判断、推理的形式却寥寥无几。在古代蒙古人的头脑中还没有“影子”的概念，认为它只是与人和物质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同一体的东西。但是，蕴含于原始思维中的认识能力总是和对某种物质的直观模拟的具体形态性有联系。其特点，就是以具体物质的形态为基础，原始思维是初步的思维，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和认识价值，这样认识原始思维将是客观地认识事物的源泉。

3.2 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还具有相互渗透性的特征

与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中所提到的“互渗律”相似。原始思维在其幼稚时期通过外界事物而成熟的过程中，和物理的或心理的，或生命的有机现象或无机现象混合成一体来表现自己。这一粗糙的原始“渗透”过程，不像逻辑思维那样能够克服思维主体的思维和意识障碍，清晰地揭示事物的性质和属性，也同样不同于精细的艺术思维，不能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自觉地和客观外界溶为一体。原始思维的相互渗透性向来是自发的不自觉的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古代蒙古人主要以“天地、日、月、星辰、火和祖先为其崇拜物”，蕴藏着不同形式与程度的部分人或物之间的相互渗透的内容。在古代原始思维的共同表现中，客体和现象用不可理解的形式自身表现或协同其它事物一起表现。例如，“取火传说”中所有动物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取火，连续好几天却毫无办法，结果在有两个人拿起石块相互磨擦的瞬间发现了火。策·达莱记述到：“蒙古人学会使用火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钻石取火并守火是蒙古人的一大收获”。

古代蒙古人的原始思维正是在这一不自觉（自发的）的思维过程中以某种接触为契机相互渗透的。然而，因为这是没有任何自觉性的低层次思维，不仅不能识别客观对象中的主体因素，甚至连物质的形态和象征性区别都不能加以识别。只能存在于一种和原始观念混同的状态中。这不是逻辑思维的包含关系的反映，更不是像种概念和属概念那样的同一意义上的反映，它只不过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自觉联系在观念自身的表现而已。在逻辑思维的形式上，当对事物状态的属概念的认识是真实的情况下，要求包含于其外延的种概念也是真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从反映正确的属概念的普遍意义上才能推断出反映某种概念的具体内容的真实。然而在原始思维的内容特征上，虽然能使事物的形态相互渗透，但因为其还是不自觉阶段的观念的东西，通过某一渗透过程去确定另一事物是完全不可能的。逻辑判断中对事物形态的并列意用“并且、又、而且”（符号语言中把并列关系记为“合取”即“ $p \wedge q$ ”）等逻辑联接词去表述并列关系，对联接词前后的项普遍确认为真实，可是原始思维中的渗透过程却是在事物状态的偶然巧合中结合。因此，对某一项的真假的确定的可能性极低。很久以后的神话和传说也是在这一印象或空想的不自觉渗透中萌芽，以生活环境中所遇到的真实情况为根源和素材，不断进行思维加工而形成的。蒙古古代的《种族传说》、《生活传说》、《山水的传说》等都是有力的证明，它成了原始思维过程中联想思维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3.3 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的又一特征就是象征性

从古代蒙古人的共同表现中发现，由于他们把客体和思维一体化或内在地使用相互渗透，所以，总是混淆物质形态和观念的东西。他们总是以某种物的形态为媒介进行联想思维，来掌握观念的某些特征。对内容极其复杂的事物，也只是通过其外部形态的自身的超越去直接把握其内容。他们不仅把物的形态和观念一体化，而且在他们的脑子里连思维的形式和具体事物的表现形式也被一体化了。从古代遗留下来的“鹿形图”、“苏尼特岩石画”等中也可以看出古代蒙古人企图了解自然的心境。富有鲜明特点的“图腾崇拜”便是有利的证明。在和古代蒙古人的图腾崇拜产生的同时古代蒙古人的思维发展史上也有了新的标记。苏日巴达胡记述到，“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人类的精神支柱，世界上所有古代氏族都是在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发展起来的，没有超越崇拜图腾的社会阶段而直接崇拜祖先的事实”。正如我们所知，由于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思维现象是在梦境中产生的，所以人的精神领域里出现了“灵魂”的观念，认为人的身体以外存在着“魂”，事物以外存在着“灵”，由此便产生了万物都有灵魂的精神观念。况且，当时还不能识别“人”和“灵”的概念的内涵或外延，当

时的历史条件也没有提供给这方面的可能性。虽然如此，古代蒙古人思维的发展进程仍然在明或暗、整体或部分、形态或观念、本质或现象、内层或外层、内涵或外延的混沌状态中，认识事物、把握事物，企图用图腾的灵魂保佑自己的祖先，信崇自己和动植物有密切联系，或者认为自己的祖先也是由动植物演变而来。这一思维过程普遍地体现在将思维形式和具体事物一体化思维的“象征性”上。这一点和皮亚杰的论断：“尽管如此，是认识的内部活动的一定反映的起点”极为相似。从原始思维的这一外部状态也可以看出，原始思维不在其自然属性之中，而是在其象征性观念的内容中。共象征性的反映，通过很久以后的蒙古人的传说的自身发展状态，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规范了复杂的内容和意义，甚至体现了更高的思维水平。

3.4 古代蒙古人原始思维的再一个特征是具体形象性

在通常情况下，原始思维以原始艺术为表现形式。关于这一问题阿木尔巴图在《蒙古族民间美术》一书中论述到：“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以各种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艺术品，无论艺术构思，还是制作技术都达到了至臻于完美的程度。各种动物纹不仅装饰在器物上，更多的是用在服饰上。动物造型不仅以个体形象为主，而且出现各种动物相结合的构图，如虎、牛、虎豕相斗图案。这不仅要求表现出每个动物的特征，尤其要表现出它们在各种不同环境下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原始思维大体上通过幻想和艺术形式而表现。其大部分以某种潜在的图形雕刻为形式特征。大体上氏族艺术是在先人的劳动斗争过程中产生，成了认识周围环境的具体形式。远留至今的石器时代的岩洞中的漫画可以证明这一点。伊·巴·敖克拉特民夫总结到：“在当时的诸多画卷中胡比图部落的壁画是中亚地区氏族文化的独立性圣地”。达·查干也在《苏尼特壁画中人物形象初探》一文中提出：“从蒙古高原的壁画中的狩猎图中可以看出首先展示了用棍棒，绳网进行狩猎的人物形象。其次，展示了用弓箭进行狩猎，能猎捕较大动物（猎物）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的人们的生活。其三，展示了能进行大规模的围攻性狩猎、畜牧业萌芽和狩猎同时存在同步发展时期的人们的生活。其四，描绘了从原始时代向文明时代发展的整个社会的人的生活，生动地描绘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形象”。这是对壁画的最初步的理论加工。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人企图认识自然的心愿的表露及随着人生活进程的发展，精神和奢望的崭新内容成了古代蒙古人思维的珍贵的补充。这一点也成了原始人类的具有较高层次属性的发展标记。正是这一思维形式的表现因素为以后思维的不同层次形成过程中敲响了必要的促进理性的钟声。对这一层次意义上的环境中的人类精神起源所展现的思维能力，马克思在他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写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这样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上卷第82页.
- [2]刘金锁.《蒙古族历史知识》[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7页.
- [3]摘录《第三次国际蒙古专家会议资料选编》[C].
- [4]刘金锁.《蒙古族历史知识》[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7页.
- [5]多桑.《蒙古史》[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59.
- [6]马克思.《资本论》[M],1:515-519.
- [7]摘录《第三次国际蒙古专家会议资料选编》[C].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3:465.
- [9]宝音巴图.《蒙古萨满教》[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3页.
- [10]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第70页.

- [11]策·达莱.《蒙古萨满教简史》[M], 乌兰巴托, 1959. 第 135 页.
- [12]苏日巴达尔胡.《蒙古族起源新考》[M], 民族出版社, 1988. 第 53 页.
- [13]阿木尔巴图.《蒙古族民间美术》[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13 页.
- [14]《内蒙古社会科学》[J], 1985. 6-50.

Some Characters of Primitive Thoughts of Ancient Mongolian

Tu ·Wuliji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uhhot, 010022)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d and compared some characters, forms and structures of primitive thoughts of ancient Mongolian people with thinking methods.

Key words: Mongolian; primitive thoughts; logic; nomadic culture

作者简介：图·乌力吉（1955-），男（蒙古族），内蒙古锡盟人，北京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蒙古国国立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逻辑思维，蒙古哲学史。金岳霖学术奖获得者。